

那年那月那个女孩

张妍

世间一切,皆为遇见。这些年,我一直被这些美好的遇见而温暖着,幸福着……

睿是2012年我到聂店小学支教时教过的小姑娘。那时的她才上二年级,并不引人注目,瘦瘦小小的,说话轻声细气,但上课时,总是格外用心,因为语文成绩很突出,便当了我的课代表。和城里的孩子相比,农村的孩子生活条件确实有些艰苦,知识面也匮乏。学校是寄宿制,全班40个孩子,有20多个孩子住校,一周只能回一次家。也许是基于这样的原因,我对孩子们多了一种疼爱和怜惜。于是上课时就常常跟孩子们说,现在一定要好好学习,长大了走出大山,看看外面更精彩的世界。每次听我说到这些,睿总是闪着她的大眼睛,望着我笑一笑,然后使劲地点点头。

三年级,有一次作文课,写的作文写得特别好。于是我就在她的作文本上写了一句评语:好好努力吧,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作家。也许当作家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吧,所以也理所当然地认为,这是对她作品的最大褒奖。没想到,她却在我的评语下方写了一行稚嫩而坚定的字:张老师,我不想当作家,我想像您一样当一名语文老师,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。

说真的,看到那行字,我被震撼到了。从那以后,我更加喜爱这个孩子。即使支教结束回到了原学校,我一直在关注着她。后来听老师们说起,六年级时她代表学校参加镇里的演讲比赛,内容竟然就是我和她之间发生的那个故事。她一直很努力,中考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榆次一中。也许是还记得当年的约定吧,今年高考,睿如愿以偿考入了山西师大。看着她发来的入学通知书,我仿佛看到了那个昏黄的午后,那个瘦瘦小小的姑娘,还有那坚定的声音。忽然觉得,当老师真好。

小学阶段,匆匆几年,我们只是学生们求学生涯中的一个过客,平凡如尘土,微弱似星火,不奢望成为学生人生中多么重要的部分,唯愿在孩子们的心中能够留下一点光。如此,足矣!



那年“六一”儿童节,学校组织搞活动。我是一个好动之人,从小就喜欢运动,是班里的运动健将,欣然报了好几个项目,100米跑、滚环、接力赛,还有跳远。

最后一个项目是滚铁环。滚铁环是我的拿手项目,志在必得。但由于前面参加了几个项目,体力已快耗尽,又是连续作战,因此在比赛时就有点力不从心,加上中途还坏了几次,所以比赛不是很顺利。欲速则不达,跑到最后竟然一头摔倒在离终点两三米的地方。

几个同学赶紧跑过来把我扶起来,一个同学突然喊道,脸上有血,一听“血”我“哇”地哭了起来,把手护在脸上,翻身坐在那里嚎啕大哭。

哭,是因为确实疼,更觉得是委屈和伤心,没有拿上第一,所以就用哭来发泄,表达对比赛结果的遗憾。这时老师走过来,站在我面前,掰开我的手看了看伤口,觉得无大碍,带着批评的口气说:“就这么点伤,娇气!一点骨头都没有。没跑赢还哭?成不了大事!”听到他的话,我的哭声戛然而止,但他的话深深地扎在我心里。

每当我遇到困难和不顺时,总会想起“没跑赢还哭,成不了大事”这句话,常常激励着我去不断地克服困难,去奋斗。

师者,传道授业解惑也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: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,千学万学学做真人。”在我们还不懂学习,没有自主学习能力的时候,必须有这样强势的老师,灌输一些人生哲理、心灵鸡汤、规矩礼仪,这是人生必经阶段,百炼才能成钢。

40年过去了,最初的教育,改变了我的命运还有更多人的未来。十多年前老师已去世,但他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,我深深地怀念着他。

他姓郝,我们本地把郝叫“黑”,所以我们都叫他“黑”老师。您在那儿还好吗?



外面的同伙一溜烟地跑到了河里。一直玩到社员们歇起晌,生产队的喇叭响,才从凉爽的河水中恋恋不舍地钻出,一路小跑赶紧去学校上课。

孩子们头脑简单,四肢发达,办事粗糙,不计后果。学校的规定,老师们是最忠实的执行者,为了维护规定的权威性,上课的第一件事是“验水”。

班主任把男孩子们一个一个地叫到讲台上,卷起裤腿,然后用食指在小腿上轻轻一划,如果没有玩过水,就划不出白道道,如果玩水了,一划就会出现一道白白的印子,这就是所谓的“验水”。

有白印的站一边,没有印的回座位。验完水,下一步就是惩戒。他的惩戒很有力度,转身背着同学们,用圆规左右小腿各一下,这结结实实的两下,疼到了心里,小腿肚子上鲜红的一条印子。我也曾挨过两下,至今还有余味。

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,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告诉我,只有自律,才能有更多的自由;只有更好的自律,才能变得更优秀,才能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越走越顺。

是他,让我在困难面前勇敢有担当。

感念师恩

康灵变

这几年,因个人成长和子女教育的经历,使我对老师有了更为宽泛的思考,不过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两位老师。

一位是我的初中英语老师,她身材修长,“狠”得有魄力、有原则,小麦色的皮肤,一双睿智的眼睛“扫”过教室,总能揪出几个“摸鱼”的学生。尤其是她每节课都要抽查学生上黑板听写英语单词,课前有点名,课中有抽查,随机抽查不分片,写不出来就罚背20个新单词,隔天再抽查。对于单词记忆,她采用意念记忆法,类似于瑜伽的静心、冥想,总让我们在精神舒缓而自由惬意的状态下,在长长的单词里找出拼读规律,快速记忆,严厉的考核与积极有效的教学方法,挽救了单词背诵有困难的我,也挽救了班级一些不愿意学习英语的学生,为我们顺利升学奠定了开阔的认知。

还有一位是我孩子的班主任老师。一位40来岁的女教师,严厉睿智而包容。孩子学习不主动、不自律常常让我感到“头痛”,索性就送“小课桌”管理。没成想多次收到孩子班主任的电话:“孩子这样,家长更要积极主动陪伴监管啊。”对于孩子偏科现象我们感到无措无力,也有开小灶加餐,也曾一度信马由缰。一天,孩子一脸喜悦跑到我跟前递上毕业证,只见毕业评语一栏赫然写着:“博览群书,积淀很多,课堂上,总让人看到别样的渊博,要全面发展、顾全大局,才能有所突破。”从孩子愉悦的表情里我看到了一份柔软,这还是那个曾经同我水火难容的少年么?

学高为师,德高为范。老师,之于我们的不止是知识,更多是营养与力量。片言之赐皆为师,有所授者皆为师,谢谢你们,我身边的恩师,你们是我记忆里最美好的精神象征和灵魂指引,你们的鼓励,让我勇于向前;你们的鞭策,让我警醒自身……

润物细无声

安培君

刘殿祥老师平凡的外貌下有着着一颗真诚而谦和的心,他是十分平易近人的,连第一次见他的学生与他聊几分钟后,他们谈话的神情都会表现得像朋友互诉衷肠般亲密。

刘老师抽烟很凶,每个课间必在楼道里抽一支,可是一旦有学生去问问题,他又完全顾不上吸烟了。有一次我问鲁迅杂文文体渊源的时候,他讲得时间长了点,讲完立马吸了一口,可是已经来不及——烟早灭了。

刘老师记得每一个旁听他课的学生的面孔和姓名。我就是个旁听生而已,路上遇到刘老师,他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安培君吧?你好,你好。”语气里满含真挚与亲切。

刘老师的普通话讲得不是很好,这是我发现的刘老师讲课的唯一缺点,带有晋北地区浓郁的地方色彩,抑扬顿挫,像一首动人的山歌。

刘老师的打扮有点像京派文人,学院气很重,很朴实,一年四季一套小立领中山装,架个圆眼镜,走路背着手,活脱一个老夫子。可他脸上却平静而略带笑意,令他少了几分老夫子的呆板。

刘老师上课从不带书,张口就来,滔滔不绝。他那汪洋恣肆的板书,像一群大小小跳动的音符,调皮地爬满了黑板。那天讲萧红,刘老师“萧红”二字写

写在教师节

张金婵

又到了教师的节日  
想为我的老师写点什么  
却不知从何写起

写初入校门的我看到您温暖的笑容融化我的不安吗

写您用温柔的话语拂去我满心的困惑吗

写课堂上的您带领我们穿越历史探索宇宙强健身体

写您在我进步时送上的掌声微笑还有激励的话语

写您在我哭泣时抱着我的肩膀抚摸拥入您的怀里

写您在我步入职场谆谆的教导还有启迪人生的箴言妙语

在这特别的日子里感恩的心再次唱起

十分钟

赵静

2021年9月9日,7点7分,夕阳的余晖洒在平遥县岳壁二中的主教学楼上,整个校园一片安静祥和。一如往常,初三三年级239班的英语老师王淑芬提前三分钟到达了教室,这是教师们多年以来恪守的职业习惯,她全方位地巡视学生时,发现中间第四排有个学生表情异常,急忙询问情况,才知道张智钦同学在吃饼子时噎住了,王老师立马倒水让孩子喝,却发现水无法下咽,而且孩子憋气症状加重……

7点9分,年级组值班副组长刘旭东老师巡视到239班,看到张同学想吐吐不出,想咽又咽不下去,脸色苍白,大汗淋漓,不能言语,口水鼻涕涕涕而下,这是典型的噎住症状。刘老师立马展开了海姆立克急救法,但身高不足一米七的刘老师,面对着身高一米八、体重170斤的张智钦同学,施救有些力不从心,他立马到年级组去请救兵。

7点11分,初三三年级组长程国才老师、年级副组长程宇峰老师和体艺室主任王海富老师同时赶到了239班,展开了新一轮的施救。在空间狭窄的讲台上,王海富老师双臂环抱住孩子的腰部,让他上身前倾,然后一只手握拳,拳眼放在孩子脐上两横指上方,再用另一只手紧握拳头快速向内向上,反复冲击孩子的腹部,以促使异物排出。程国才老师不停叩打着孩子的背心。当时情况已经凶险到了极点,孩子脸色青紫,呼吸微弱,汗流浹背,意识模糊,在此千钧一发之际,王海富老师提议配合催吐法,程国才老师果断处置,在程宇峰老师的帮助下,他从口腔两侧强行掰开孩子的嘴,想用手指这样的异物刺激孩子的咽喉,以达到反射性呕吐的目的,施救中,他的左手和右手都被孩子咬伤了……

7点16分,一大块沾着血丝的饼子终于哧地一声从孩子口中吐了出来。在积极开展施救的第一时间,王淑芬老师拨打了120求救电话,家长电话,值班领导电话;238班政治老师侯永琴闻讯赶来帮助拨打了校医电话,所以,在极短的时间内,校医赶来了,教导主任赶来了,校长赶来了……

7点20分,孩子呼吸慢慢恢复了,面色渐渐红润了,家长赶来的时候,孩子已经完全脱离了危险。经过了解才知道张同学刚刚做了牙套,咀嚼很不适应,这几天吃东西总是生吞虎咽,以致今日发生了意外。当家长眼含泪花说出感谢的时候,老师们的脸上,映出了一种神圣的光彩。

这是惊心动魄的十分钟,是与死神抢夺时间的十分钟,是老师们通力合作的十分钟,我们相信,这十分钟里蕴含着无限的爱与责任……



纸短情长 感恩遇见

张海清

无论怎样的遇见,皆是应当,绝非偶然。我自珍惜,心存感恩。

谢谢,遇见了你们。我的启蒙老师有两位,小学同村的常有金和常素凤老师。因为都姓常,为区别开来,我们私下喊他们“男常老师”和“女常老师”,时间久了,他们也默认了。

男常老师很严厉,却很有智慧。下雨天的体育课,老师会拿一本《故事会》,给我们念故事听。一本《故事会》念了好几遍腻了,男常老师就自编小故事。有一则至今记忆犹新:某村有个自作聪明的婆姨,去供销社打醋,回来一路上笑眯眯的,邻居问她笑啥哩,她故作神秘地说:“二八一十八,给了外狼不吃的一十七!”哈哈,她笑,邻居也笑,我们在下面也笑得东倒西歪,笑过之后,男常老师一本正经地说:“算术要学好喽,学不好就是这个愣婆姨!”

女常老师是很有气质,而且她能用左手写出漂亮的板书,方正娟秀的字,白色辅助红色黄色,再画上线曲线箭头等各种符号,看着那板书简直是一种乐趣,我们常常舍不得擦黑板。难忘的是,我有一次因带病坚持上课得到表扬,女常老师奖励我一本课外书《谁的脚步》,这是一本情节曲折的童话书,至今那蓝色的书皮和奇妙的文字还铭刻在心。

我的初中生涯是在县城二中度过的,周桂元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。周老师衣着俭朴,常年穿深蓝色劳动布上衣,眯着一只眼睛,嘴里叼着长长的旱烟烟锅,一进教室先让我们预习课文,自己先点上一锅,抽完一锅,在脚跟上轻轻一磕烟灰,开始上课。同学们那时都很淘气,见周老师不打不骂的,便开始“犯上作乱”,一学期下来,我们76班竟然成了全年级最捣蛋的班,周老师急了,在讲桌上把他的烟锅重重一磕,咬着牙说:“从今天起,这个班主任,你们来当!轮流,一人一周!”同学们一个个吓坏了,从此收敛了好多,周老师呢,又不紧不慢抽起了他的旱烟。

上高中的时候,我有幸遇到了李淑平老师。圆圆的脸,甜甜的笑,时髦的卷发,一颦一笑,皆有涵养。文言文是高中最头疼的,李老师不厌其烦、逐字逐句地带着我们翻译,教给我们翻译的方法和文言知识的积累。我那时是极认真的,按要求积累作者、实词、虚词、一词多义、词类活用等,一年下来,竟有了厚厚三大本,成绩也自然是不错的。

纸短情长,写下这些不够华丽的文字时,心底是崇敬美好的。我亲爱的老师,谢谢你们,出现在我的生命中。

我是个文科生,对理科可谓是一窍不通,对理科老师也总是敬而远之。但有这么一位理科老师,却是我的良师益友。

大二上学学期,我们中文系有一门自然科学的课程,所谓的自然科学其实就是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的总称,赵儒彬老师讲其中有关物理的部分。初见赵儒彬老师,40余岁,带个眼镜,面带笑容,文质彬彬的,倒是人如其名。赵老师说:“虽说我是个理科老师,但我也非常喜欢文科,尤其是文学,能给中文系的学生上课,非常荣幸。”一个理科老师却喜欢文科,当时我以为,这只是句客套话。

赵老师介绍完自己之后开始上课,课堂上,赵老师讲他自己的课,我看我的书,当时我正读《杜甫传》。事实上,不仅我不听讲,大部分同学也是各干各的。毕竟给中文系的学生讲物理,犹如对牛弹琴。而“念经的

爱好文科的理科老师

张朝宇

老和尚”倒是认真,时不时还提个问题,与学生互动。他对于悟性稍差的学生,也很宽容,从不批评。譬如对于上物理课看闲书的我,他只是走过来,瞧一瞧我读什么书,然后说:“专业课的书要认真研究,我也很喜欢杜甫。”

11月初,我在学院演讲,演讲题目是《品读唐朝文化圈二号人物:杜甫》。为了使演讲成功,吸引听众,我写了这么几句煽动性的宣传语:“此讲座集《百家讲坛》

之纪连海的激情,易中天的幽默,于丹的智慧,给你听觉的盛宴。”演讲开始后,我突然发现,赵儒彬老师正和几位中文系的老师坐在教室的后面认真聆听,赵老师还带着笔记本呢。

又逢周二的自然科学。赵老师讲完课,走到我身边说:“你上次的演讲,我听了,非常精彩。我是学院科研处的老师,我代表学院邀你下学期再为全校师生办个讲座,你愿意吗?”我点点头。

七律·观《师道·致敬平凡》纪录片

韩慕青

满座声声惹泪滑,也曾泮水斗斑斓。  
多惭弄教身方壮,幸喜雕龙天可攀。

吾道风微千树拥,龙门雾霁一溪湾。  
初心不与容颜老,早挈痴儿叩玉关。

